

鸟之趣

■于存礼

我家楼顶阳台上种了一棵红枫树，树不大，也就一米多高。红枫枝肥叶茂，亭亭如盖，造型挺大气。春夏时节，树叶青翠欲滴；每到深秋，树叶变红，其红如染，是我家阳台一大景观。

有一天，我亲家老陈为红枫浇水，无意中发现在叶深隐蔽处有一个鸟窝，鸟窝里还有3颗鸟蛋。这一发现，为我家阳台平添了几分大自然的情趣。

鸟窝位于树梢浓密的树叶下面，不仔细观察发现不了。老陈对我说，鸟儿安个家不容易啊，太高了怕猛禽侵袭，太低了怕阿猫阿狗骚扰，不高不低又怕人类恶意伤害。我想，鸟儿在这里做窝，肯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事先不知经过多少次的现场勘查，多处比较，反复论证，才最后决定在此安营扎寨。这里不仅隐蔽，而且遮风挡雨，真是一个安居的好地方。科学家总是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思维，动物则没有。看看这个鸟窝，科学家的话，恐怕未必都科学呢！

我近距离仔细地观察这个鸟窝。鸟窝用的材料是清一色的草根，每棵草根大约长10公分。一棵棵草根按顺时针方向有序排列，互相交叉。鸟窝呈椭圆形，四周高，中间低，做工精致，有点像北方农家用来盛馒头的柳条筐。鸟窝和树枝连为一体，轻风吹来，虽然鸟窝左摇右摆，里边的鸟蛋却安然无恙。我不禁有点感慨，鸟没有手，仅靠一张

嘴和两只脚，就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建筑，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啊！科学家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劳动，动物则不会。看看这鸟窝，你能说不是劳动成果吗？

我在鸟窝前，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只见高高的墙头上站立着两只鸟，比麻雀稍大一些，不知是什么鸟。这两只鸟正在俯视着我。虽然我看不清它们的脸，但我知道那两张脸上肯定是充满了焦急和担忧。不用说，它们是鸟窝的主人。突然间，我脑海里涌现出那耳熟能详的几句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我在树边看鸟窝，鸟窝的主人在楼顶看我。我用我的爱心，成就了鸟儿的梦。

我离开红枫树，躲在远远的墙角里，仔细观察鸟儿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两只鸟在楼顶上飞了一圈，悄悄地落在阳台上。它们先在别处随意溜达，做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慢慢向红枫树靠近。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吱溜一下就不见了。我知道，它们进了安乐窝了。

慢慢地，慢慢地，我和鸟儿达成了一种默契。当我走近红枫树，鸟儿就高高在上看着我；当我离开以后，它们就进了自己的窝。今天早上为树浇水，我扒开树叶看看，还是3颗鸟蛋。估计过不了多久，鸟儿就该抱窝了。



铁水牛



擦鞋匠老张

■卢旭

楼下有个擦鞋匠，原本是不熟悉的。一个朋友经常去那里擦鞋，有时我也跟着过去，一来二去的，就聊上了。我去擦鞋，一来消磨时间，二来听听擦鞋匠侃侃而谈人生百态，倒别有一番生活乐趣。

擦鞋匠40多岁的样子，只知道他姓张，都喊他老张。老张中等个头，乍一看，中国标准的市民打扮：白色T恤衫，蓝色牛仔裤，鞋子很干净。他的鞋子有时候是白色的，有时候是红色的，时尚、品位、干净。老张的脸庞不是太白净，但也没有一般干农活的脸黑，确切地说，是黄色多、黑色少。他的眼睛和鼻子也不是官相，单眼皮小眼睛，即使睁大了，眼珠露出的也很少；鼻子就更小了，用手很难捏住，都说鼻子是官印，我看他的印还没有七品芝麻官的大。我很害怕他的嘴，从进屋到出来，如果不主动打断他的话，他能一直叨叨，不知所云。

闲谈中得知，老张原来是干大事的，说是原来在某个大城市租一个很大的门面，雇了十多个工人，也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生意红红火火。后来病了一场，老张不得已回到这里，盘下了当下的门店，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老张说话声音不高，或许是职业原因，工作时也不抬头。他左手按着鞋帮，右手上面油、刮擦。老张擦鞋很讲究，第一遍先清洗，上了一次白泡沫的东西，用刷子平抹一下，泡沫很快不见了，估计是浸到了鞋里。第二遍根据鞋子的颜色，刷不同的鞋油。老张边上油边说：“鞋子最容易脏的地方是鞋尖，鞋尖保养到位，鞋子就能多穿些年头。”之前不太在意，鞋子保养后，我也感觉到穿着不一样了，心情变得舒畅，也开始爱惜鞋子了，擦过鞋后原来发白的鞋尖变得跟鞋面一个颜色，看着也非常舒服。最后一遍，老张拿起毛巾，双手拉着两头，像拉锯一样用力地在鞋子上面来回拉着，虽然看他使出了好多劲，但脚并没有压力感，鞋子也由原来的油乎乎变成了锃亮亮。这时，老张总爱说一句话：“看我擦这鞋，一般人比不上。”我呵呵地笑着，不置可否！此刻如果没有其他客人，老张洗了把手，就山南海北地聊开了。

有一次，老张给我聊到了钱。我说他这些年挣得很多吧。老张倒没有谦虚，说在外面挣到了大钱，回到这也只能挣小钱了。我呵呵一笑。“咋？你不信吗？”老张瞪着眼，反驳道，“在某某城市，说实话，那挣钱跟捡钱一样，不像现在，就两个位儿，那时，十多个位儿，还排队呢。”我将信将疑：“那你挣多少钱？”老张“咦”了一声，小眼睛扑闪几下，却朝窗外望去，我还以为来了客人，准备站起来挪位。“不过……”老张又转过脸，一边思索一边接着说：“工

人工资很高，水也浪费，用电也多。还要为处事，左邻右舍的，擦鞋你难道还要钱……”老张甩着右手，左手不停地向上向后捋着又短又整齐的寸头。渐渐地，窗外暗了下来，眨眼间我又该回家了。我没等老张说完，手一挥，告诉他明天再来，拉开玻璃门，就朝家走去。

我想，谁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世俗之人大抵如此，想想老张也无可厚非，倒是比那些狡猾之人增添了些许真实、许多可爱！

前一段出差，忙完了公事，就去了老张那擦擦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张的左邻右舍，有的正换门头，有的已经换好，门前堆满了垃圾。老张门前依旧。我推门进去，依旧坐在里面的位子上。“这一段干啥去了？”老张见我进来就问。“我……”我才说出了一个字，老张就紧接着说：“哎，城管局前两天来人了，要我换门头，说是创建卫生城市呢。”老张摇着头，又说：“我这小本生意，赚不了多钱……”我得打断他的话，不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说完，又半开玩笑地说：“贾局长不是你的客户吗，他可是正管着城管局呢。”“我也纳闷了，这几天不仅他没来，他的一个亲戚，是个女的，又年轻又漂亮的，也没有来。”老张不解地说。我看老张有点儿郁闷，又提醒道：“纪委梁书记的夫人，还说全国各地就你擦得好，他打个招呼也行呀，反正，你又没给他们要过钱。”老张听到这，哈哈大笑：“老弟，你还真知道我不少情报呢，要不是王阿姨打电话安排，城管早让我关门了。”老张眉飞色舞地说道。“是吗？”我半信半疑，的确，临街商铺都在换门头，唯独老张这岿然不动。

又过了几天，有一个贾局长被“双规”的消息在圈里传开了，说是因为一个女的，还为他生了孩子。我告诉了老张。没想到，老张破口骂道：“擦鞋不给钱也就算了，那女的，还要我的袜子、鞋垫，一分钱都没有给过，不亏他们！”老张的确生气了。我想笑，觉得笑还是不合适；想安慰，又觉得他不需要安慰。

一周后，我再去老张那儿，发现老张的门头也换了，是红色的。这事，老张没有说，我也没好意思问。只是，老张的话少了许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唠唠叨叨，世界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人没有他不认识的。我想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说不定，从此，老张的生意就像他的新门头一样，红红火火。

后来，我越发喜欢去老张那，看到他在那忙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看到他闲时，我倒有几分失落。但愿老张工作越来越忙，话语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好。毕竟，老张是靠双手吃饭的！

雨中淮阳

■田军

如果，这场雨
我能预约到
那将是一段最美最美的传奇

雨，就这样下着
像是赶时间，有些着急
从河南郑州，赶到豫东周口
赶到周口淮阳的城区
温柔又甜蜜

在雨中，不带任何强迫
哗哗作响中，他们毫无怯意
拖把扫帚冲洗机
混杂在雨水中
你冲我也洗
路的一角，街的一隅
商铺门店，小巷的旮旯
被一群又一群激情无比的人
分割包围

雨中有绿色马夹做伴

有绿色的伞儿做伴
有执着的信念做伴
这雨中的淮阳
一道靓丽的风景
该是最美的一瞬

如果，雨水会表达爱意
她定会和你一起
冲洗尘埃
洗刷污渍
一定和你一起
穿行在风雨里
这样的穿行
不只感动云彩
不只感动大地
不只感动陌路
创卫为了谁
为了谁创卫
就让风雨作答吧
所不知道的美中
是否有你